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五

將帥部八十六

死事第二

南齊成買為軍主戍甬城太初建元三年魏寇淮陽圍甬城買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問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危險俱多我豈能使虜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作當世子也至是魏圍買殺重帝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為都督救之勅周盤龍曰甬城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就李領軍鍾離船少正可致依仗數日糧軍人挾淮步下也買與魏戰于所傷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張佛護為驍騎將軍崔惠景舉兵奉江夏王寶玄向闕臺遣護及直閣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宗西中郎將軍徐景知遊盪主重伯珣騎官桓福等據竹里為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若相斷過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齡遂射惠景軍因戰惠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愴楚善戰又輕行不費食以數舫沿江載酒空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困飢元稱等欲議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戰馬走迫得斬首

尹略為遊擊將軍武帝永明八年討巴東王子響見害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席謙父恭穆任鎮西司馬為庶復侯所害及謙為新蔡太守鎮湓城聞梁王義師東下曰我世為忠身殞死不二為陳伯之所殺

梁韋粲為衡州刺史武帝大同三年侯景反至京師與司州刺史柳重禮高州刺史李遷任帥軍入援粲仲禮分據南岸正月丁巳賊濟軍於青塘襲破粲營粲拒戰而死戊辰李遷任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谿東為賊所破文皎死之

杜岸為平北將軍北州刺史請襲襄陽元帝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克岳陽王至遂走保其兄囑於南陽囑時為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囑俱遇害

胡僧祐為車騎將軍西魏寇至元帝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

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民于賞罰衆皆感之咸為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

裴之橫為吳興太守江陵既陷北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攻東關晉安王以之橫為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軍給鼓吹一部出守戰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魏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贈侍中空

裴畿為大子右衛率雋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畿力戰死之陳馬明字世朗梁元帝時為散騎常侍北兗州刺史領盧江太守荊州陷沒歸于高祖紹泰中授官位封西華縣侯隨周文育征王琳于沌口軍敗明力戰死之贈使持節征西將軍郢州刺

史

周鐵虎為嚴威將軍初自梁歸於陳尋隨周文育於江南拒蕭勃常為前軍文育又命鐵虎為軍於苦竹灘襲勃前軍歐陽頔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見續鐵虎與文育安侯都並為琳所擒琳引見諸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鉄虎見害

陳詳為仁威將軍吳州刺史天嘉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為都督率水部討迪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

始興昭烈王道談高祖兄也仕於梁世為東宮直後主師侯景之亂領拳手三千援臺城中流矢卒

後魏魏勤封永安侯明元永興五年與將軍元屈會稽公劉絜

等繫吐京叛胡失利繫被傷勤死之

司馬天助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魏拜青徐二州刺史大武  
真君三年從駕北征在陣歿

羅雲獻文時為給事中西征勅勅為賊所襲殺

章武王融弟武為光祿大夫賊帥鮮于修禮寇暴瀛定二州長  
孫稚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為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  
淵等共討修禮師渡津葛榮殺修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  
騎繫融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陣見殺

崔延伯為右衛將軍討万俟詵奴為其所敗復收兵襲賊大破  
之賊皆退而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  
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

李龍環以勇壯為將孝明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

裴衍為北道大都督與源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陽  
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

崔楷為殷州刺史孝昌三年葛榮陷殷州楷固節使之

酈暉為征虜將軍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大中尔朱  
榮稱兵赴洛暉與珍不從其命為榮行臺郎中樊子鵠所攻城  
陷被害

崔元珽為唐州刺史亦朱榮之赴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  
州元珽與行臺酈暉拒守不從為子鵠所害

裴約為別將行渤海郡事時冀州大冢賊起約為賊所敗遂圍  
郡城城陷見害

元志為雍州刺史時莫所念生反詔志為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為賊所乘遂弃大眾奔還岐州賊遂攻岐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鎖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

奚救為散騎常侍從征蠕蠕戰沒

尉豹行潁州事與梁將裴禮戰沒

丘跋為安遠將軍征蓋吳戰沒

高徽孝明時使厩疇迴至河州前刺史息景進等招引莫折念生攻河州長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別駕乞伏世則潛通景進徽殺之徽兵於吐谷渾吐谷渾率眾救之景進敗退奔走秦州

景進尋率羗夷復來攻逼徽遣統軍行河州事久無援救力屈城陷為賊所害

李喬為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

崔伯鳳為前將軍孝壯永安末與都督源于恭守丹父戰沒

崔伯麟為中堅將軍冀州刺史大乘賊起伯麟率州軍討之於莫棗城為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李苗為冠軍將軍討尔朱永世龍於河南橋兵盡浮河而沒苗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世隆入洛王者追苗贈討白世隆世隆曰吾尔時群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宜追之

薛長瑜為征東將軍洛州刺史擊賊沒於陣贈都督冀大定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寇治為前將軍時蠻反於三鴉治為都督追討戰沒贈持節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

鄭模為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深入沒於陣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裴仲規以司徒主簿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歿贈河東太守謚曰貞

孫瓚為姚泓安定護軍時赫連屈子來侵人懷危惧亡奔者相屬瓚獨率眾拒守見殺

李長壽為華州刺史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魏孝武嘉之復授穎川郡領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眾少城陷遂過害

崔仲哲為別將初文康為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為杜洛周攻圍康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仲哲赴救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沒

北齊尉興敬為神武帳內都督高祖敗周文帝於邙山興敬因戰為流矢所中卒贈涇岐幽三州軍事

尉興慶為神武親信都督帝與西魏戰退走從者六七人追騎至興慶日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尔為懷州若死則用尔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開弓矢盡而死

高昂為軍司大都督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顛於金墉城周文帝率眾救之戰於印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馬東出欲趣河梁南城門閉不得入遂為西軍所害

劉豐自左將軍除穀州時西魏大將王思政據長社文襄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遊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氣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絕漂至城下豐遊水向土山為浪所激時不至西人鉤之並為敵人所害豐壯勇善為諸將所推死之曰朝野駭惋

王琳為特進侍中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秦州琳與戰大敗單馬突圍僅而獲免明徹進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景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明徹恐其為變遂殺之

慕容紹宗為河南道行臺拒西魏大將王思政兵敗投水而死三軍將士莫不悲惋

元景安天統中為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郡開國公率眾討稽胡戰沒

後周王勵為千牛直長沙苑之後勵以都督領兵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十數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重勵以被傷重遂卒于行間太祖深悼焉

楊檟為少師武帝保定四年十月詔晉公護率軍伐齊出潼關

大將軍權景宣出豫州櫛出枳閔蜀國公尉遲弼率師圍洛陽  
景宣攻齊豫州護次陝州十二月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  
散尉遲弼率麾下數十騎扞敵得却至夜引還柱國庸公國主  
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檟於軫關戰沒權景宣亦奔豫州而還  
韋祐字法保為驃騎大將軍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出  
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敷為流矢所中卒於陣  
韋總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沒  
王雄從晉公護東征至印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  
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雙一矢雄  
案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尔不殺但任將尔見天子明日反  
射雄中額馬退走至營而薨

劉雄為上大將軍出鎮幽州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寇幽州擁略  
居民雄出戰為突厥所圍臨陣戰

州諸軍事

亳州刺史

楊祥為建武將軍討鮮于修禮遂死之

隋權武父襲慶為周開府從武元皇帝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里  
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殺傷甚衆於是刀稍皆折腕胄擲地向  
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遂殺之

柳雄亮父檜為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為賊  
所害

皮子信為旭州刺史開元初吐谷渾來寇邊子信出兵拒戰為  
賊所敗子信死之

趙世模為上開府開皇初常典宿衛後從晉王代陳先鋒過賊力戰而死

韋洸開皇中為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眾為亂以兵韋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

劉弘開皇中為泉州刺史會南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糞屙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眾來攻城陷為所害

楊武通為左武衛將軍歷岷蘭二州總管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卒數千人為賊斷其歸路武東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閭數百里為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接戰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噉之

李崇為幽州總管開皇中突厥大為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又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原其備每夜結陣以待之崇軍若飢出輒遇敵之死亡略盡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降之遣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勒崇知必不免命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待者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弩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死射之卒于陣

楊崇封秦興縣公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子義臣襲崇官爵

楊思思為車騎將軍楊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孝景為漢王將喬鍾葵圍詔朔州總管楊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陁逢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鍾葵亞將王枝驍勇善用稍射之不能中每以數射陷陣義臣患寡能當枝者思思請當之義臣見思思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思望見枝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千餘人從之思思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枝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思為枝所殺枝遂乘之義臣軍比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思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

泣所從騎士皆腰斬

周羅暉為右武侯大將軍漢王諒餘黨楊知絳三州未下詔羅暉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於師

張定和為右屯衛大將軍從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州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眾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眾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岩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為其流涕

梁黜為柱國行軍總管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

李瓊為右翊衛將軍大業五年吐谷渾主率眾保覆袁川帝遣

左光祿大夫梁黜與瓊追渾主皆遇賊殺之

馮孝慈為右武衛將軍大業九年清河賊張全稱衆素萬孝慈討全稱於清河反為所殺孝慈死之

楊達煬帝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煬帝嘆息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賜物三百五十段  
麥鉄杖為右屯衛大將軍煬帝待之逾密鉄杖以荷恩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姓名自有所豈能艾炷灸頗爪蒂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既我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鉄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

孟金義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

梁文謙大業中為膺楊將軍從衛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張須陁大業中為齊郡通守鎮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惧而退隨陁乘之逐比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  
郭絢大業末為涿郡通守將兵擊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

數月不息

源崇嗣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為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賊與賊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王辯為武賁郎將與王世充討李密於洛口官軍大潰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渡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陷籍不能復上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

陰世師大業中為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唐公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議等見誅

孟善宜為河內通守恭帝代興二年王世充為李密所敗善宜與武賁郎王辯楊威劉長恭梁德重智通皆死之

唐孫華馮翊人義師起歸於高祖與劉弘基等破隋將桑顛和於餘馬泉拜為馮翊太守封武鄉公從圍京師為流矢所中卒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果率眾為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之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叶和木屑食之城垂陷數矣長平王叔良接兵至仁果解圍而去感與良出戰為賊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與城中云援軍已敗從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餓亡在朝夕秦王率十萬眾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自勉以全忠節仁果大怒執感於城邊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太牢

羅士信為絳州總管鄭國公從太祖擊黑闥於河北有洛水人

以城來降遣士信入城據守賊悉衆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輕騎數日城陷為賊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辭色不屈遂遇害

呂子臧武德初為鄧州刺史與馬元規擊山南賊帥朱粲遇霖雨城壞賊攻之急所親者知城必陷或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刺史降賊者乎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李育德為陟州刺史其兄厚德時陷王世充逃歸渡河為寇所執世充囚之於獲嘉使其作書召育德育德陽許之故其兄擊獄久不死世充殺州刺史段太師遺小師趙君穎以兵守之厚德陰結於君穎及城中人賈慈行謀翻獲嘉以將且待慈行與子弟奴客十餘人大呼於上云李家兵悉登城矣君穎於獄中以馬載厚德擁獄囚及援兵數十人叫譟而出至衙門外逢偽長史趙景休斬之以徇衆皆攝伏至廳前後者數百大師踰城而遁遂剋殷州拜厚德為刺史厚德歸省親疾遣育德居守世充怒悉衆擊之數日城育德力戰於中門之外及第三人皆死之

趙景慈為華州刺史文領行軍總管擊兗君素于蒲州被瘡墮馬為賊所執君素囚之十餘日景慈憤恚飲寒水數升受風而死君素斬之梟首於城外贈秦州刺史謚曰忠

何潘仁右屯衛將軍武德二年討山賊張子惠於緣竹圍輕敵遇害

梁禮為鄜州刺史封鄜城郡公武德二年梁師都侵延州禮力戰沒於陣

曹四即為鄧州總管武德三年九月王世充陷鄧州四即因戰死之

張孝珉為驃騎將軍驍勇善戰初為王世充將軍後以眾歸國高祖今督本兵輕略世充武德三年六月為世充所圍眾寡不敵力屈就擒見於世充辭色不撓遂為所殺

盧君諤為行軍總管武德四年隨齊王元吉擊王世充世充騎將楊公弼信犯官軍元擊吉之反為所敗君諤死之

權威為魏州刺史武德四年八月劉黑闥陷鄒縣威與貝州刺史戴元祥討之反為所敗威及元祥皆死之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鎮涇州武德四年胡賊入寇召叔良等五將帥帥北伐為流矢所中師施道甍

盧士儼為瀛州刺史武德四年劉黑闥陷瀛州士儼死之先是黑闥之亂士儼勒兵拒守黑闥遣輕騎襲之破其羅城士儼據子城拒戰經半日士卒並河間人見羅郭已陷親屬為虜莫有鬪志皆踰城而出士儼為賊所擒遣人執之出說諸城堡士儼不從為賊所殺

李大恩代州總管上表言馬邑可圖高祖令內殿少監獨孤晟率岳與其合勢其恩率所部直趨馬邑晟軍不至大恩頓於新城突厥與劉黑闥合圍之高祖聞之遽令將軍李高遷為援未至大恩糧盡遁為賊所邀軍遂大潰大恩為虜所敗死之高祖

聞之傷惜久矣

張得政為鄆州都督武德八年八月及并州道行軍總管張公瑾與虜戰於大谷我師敗績德政死之

姜確為左屯衛將軍貞觀十九年從太宗征遼東以行軍總管督兵攻蓋牟城中流矢而卒

王君謬為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於駐驛山君謬先鋒陷陣遂與賊短兵相接賊以鉞斧擊之墜馬左右不繼以至於難還卒於營大祖深痛惜之左右挫誅者數人子及善嗣拜朝散大夫

謝萬歲為梓州都高宗永徽元年與兗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瑛州獠賊萬歲法興入洞招慰為賊所殺

入寇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桂州綱豪赦宥性命當以身塞責持報國恩乃捐甲冑赴賊沒於陣

蘇孝祥為右監門衛將軍則天文明元年徐敬業據揚州與其將李道會於高郵之下阿谿列營拒守孝祥為軍總管率兵五千入夜用小船先渡水擊之及為所敗孝祥臨陣見殺兵士溺死者過半

許欽明為涼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九月吐蕃寇涼州欽明嘗出按行有吐蕃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四面阻泥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揀兵練將俟夜掩襲城者

無悟其旨者尋遇害

王孝傑為清邊道行軍總管萬歲通天二年孝傑與蘇弘暉等率兵十七萬與孫萬斬戰於東硤石谷官軍敗績盡陷于賊孝傑死之

牛師獎為安西都護軍中宗景龍二年七月與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敗績沒於陣

王海賓為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以驍勇聞玄宗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以許納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禦之以海賓為先鋒及賊于渭川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殺獲甚衆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沒於陣太軍乘其勢擊敗之斬首一萬七千級獲馬七萬五千匹牛羊十四萬頭帝聞而憐之詔贈左金吾大將軍

郭英傑為幽州道副總管開元二十一年討契丹于都山為賊所敗英傑死之

褚誥為隴右副將時皇甫惟明為隴右節度使天寶四年奚及契丹酋長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惟明與吐蕃戰于石堡官軍不利誥死之

王伯倫為御史大夫崔光遠行軍司馬肅宗至德二年八月光遠於駱谷破賊千餘人賊寇鳳翔郡伯倫與光遠判官李椿領兵二千人自中渭橋攻殺守橋賊一千人伯倫等衆乘勝至苑門賊先有本軍屯武功聞官軍入苑燒營募而退之走伯倫遇賊於苑伯倫死於陣前李椿為賊所得

李元忠為涇原兩州團練兵馬使上元元年死王事

呂希倩為左龍武大將軍德宗建武四年十月德宗避難于奉天朱泚之賊於城東西南三面偷城渾瑊率招召突將三百人分道連戰翌日辰時殺傷大甚力屈而退希倩死之贈太尉賜實封三百戶

高重傑為將軍奉天之難泚賊攻城重傑力戰而死贈司空實封三百戶  
鄜定進為左神策軍大將軍封陽山郡王定進時號為勇將軍嘗征蜀有功憲宗元和五年討王承宗力戰陣敗馳歸馬倒賊識曰鄜王也遂為所害官軍為之喪氣由是贈兵部尚書賻布帛米有差

田布弘正子也元和十五年弘正移鎮冀布為河陽節度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其秋鎮州兵亂弘正被殺朝廷以孝墜疾不能軍無以扞廷湊之亂且以魏州田氏舊衆乃疾徵布使起復為之節度乃遣檢校二部尚書詔布乘急傳之鎮布喪服居惡室去節旄導從之飾及入魏州處喪親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家之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頒賴軍士乃選其吏憲誠為先鋒兵馬事以憲誠前出已麾下必能輸竭故盡以精銳付焉是時屢有中使齎急詔促其進兵至十月布遂以全軍三萬七千出抵賊冀州南宮縣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棚而魏人怯於格戰且以寒雪餽餉不給寢無鬪志憲城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

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為憲誠所有布提兵八千以是月十日尚  
書能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驕惰皆曰能  
行河朔事則死生行之若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下終不為  
用歡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  
臣既無功敢忘即厄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  
臣皆為河朔屠害奉表號泣拜授其從事李石乃人啟父靈抽  
刃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時議以布才維  
不足以謝國家志心決烈得燕趙之古風

梁霍存初為太祖諸軍都指揮使唐昭宗大順二年正月令丁  
會下黎陽龐師古與存初西路下淇門魏縣自是嘗為先鋒雄  
猛善戰士皆仗之為氣大破朱瑾衆於墉下督戰晝夜不懈勤  
戰率閱礮倚立修竿忽為飛矢所中卒太祖深傷惜之

朱有寧大祖仲兄之子也領嶺南西道節度使天復三年四月  
率師破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暨北海焉六月  
丙子友寧復進逼青州及石樓與賊相遇決戰我師朱振友寧  
驍馳督軍薨于陣

牛裕為桐墟鎮使乾化二年淮人寇桐墟殺略吏民裕死之  
郭言為宿州刺史平時徐宿兵鋒日夕相接控扼偵邏以言為  
首景初福時溥來舉大攻宿州言勇於野戰喜逢大敵自引銳  
兵擊溥殺傷甚衆徐戎立退為流矢所中一死而卒

王彥章為滑州節度使晉師陷鄆州代戴思遠為北面招討使  
彥章渡汶以略鄆州至遞坊鎮為晉人所襲彥章退保中都兵

田原元  
敗為晉將夏魯奇所擒晉王素聞其勇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彥章曰身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人豈有為臣為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為幸遂遇害

符道昭為秦州節度使與康懷英等攻涪州以蚰蜒整繚之飛鳥不度既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道昭為晉軍所殺

後唐朱元禮始為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為軍校從龐師古渡淮戰沒於淮南

安福遷與其兄福慶俱驍勇為武皇親校景福末汴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武皇乃令福順等三將軍率騎軍以赴之福順與汴人戰沒順慶從史儼奔淮南朱瑄之敗福遷亦遇害

周德威為幽州節度使天佑十五年下楊劉城莊宗太閤諸軍渡河趨汴懲德威進討師之將起德威以為不利深入是夜鎮星犯文昌上將臨戰德威軍為鎗重所擾父子躍馬出之與賊數百騎血戰而死

史建塘為相州刺史張文禮反總北面行營兵馬收趙州進攻鎮州營於西南隅日以輕騎通門為伏弩所中歸營而卒

李嗣昭權幽州府軍事會閻宝為鎮州張虔瑾所敗莊宗以嗣昭為流矢所中尋卒於師

孫重進為大將性嚴重立法士卒畏憚天祐末張文禮據鎮州重進攻之戰沒於東垣渡

李存進為魏博馬步都將會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招討李嗣

昭不利而沒以存進代之遂討鎮州王虔球盡卒其衆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下數人出闔駟賊橋下俄而死大至後軍不繼血戰而沒

夏魯奇明宗時為遂州節度使劉訓討荆南魯奇為副招討使移鎮遂州時孟知祥董璋據有兩川魯奇僻居南鄙董璋之叛與知祥攻遂州旬日援路斷絕兵盡食乏勢之必屈自刎而卒安審通為橫海軍節度使兼北道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圍中山躬冒矢石以先士卒志平氣稜為飛矢所中卒

朱建豐為趙州刺史王師討定州為北面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張延節以偏師先固新樂卒於王師詔贈大傳

晉郭璘為易州刺史契丹攻其郡璘率屬十衆同其甘苦虜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大保虜士嘗謂左右曰吾不畏一天下為乃北人所擄挫會杜軍威降虜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為崇美所殺

宋廷浩為房州刺史汜水開巡檢使天福二年為賊軍所害梁漢璋為永清軍節度使天福八年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禮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使遊口關與虜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為流失所中沒於陣

王清為奉國都虞侯谿州刺史少帝開運三年從重威北征解陽成之圍清苦戰為步校之最加檢校司空及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澆水而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

虜已屯於北岸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請於重威曰軍去常山五里守株於北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其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以重威可之遣宋彥軍俱行清一擊獲其強虜為之小劫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於國矣彥均尋追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虜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不沒焉

吳蠻為復州防禦使開運中權知其州虜復南收擾我河塞密以城無戍兵為虜所陷遂死之

沈斌為祁州刺史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乃呼謂斌曰沈使我君我故人也擇患莫若輕早以降城無自辱也斌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害父母之

邦不自羞慙反有得色沈斌寧為國家必死不救所為也翌日城陷而卒

漢史萬山為深州刺史乾祐三年春虜大入寇萬山城守有功虜退大周祖遣索方進率騎七百屯深州一日虜數十騎侵州東門萬山父子以虜不多乃率牙兵百餘人襲虜退十餘里而伏兵發萬山血戰請救於萬進勒兵不出萬山死之

禹洪遷為葭州節度使會趙思綰據永興叛從郭從義進討之戰傷卒於陣

安文祐潞人也初孟方立據形名卒兵攻上黨朝廷授文祐照義節義使令討方立自蜀澤州與方立戰敗沒於陣

李瓊為威州刺史行及鄭遇群攻即瓊禦賊中流矢而卒

周蕭處仁為右金吾將軍世宗率兵渡淮以為先鋒兵馬都監  
攻陷滁州為流矢所中而卒  
白延遇為濠州刺史帥眾從侍衛使重進攻圍濠州力戰為賊  
降所傷數日而卒

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五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六

將帥部八十七

招降

夫舞干之義載於虞書前禽之訓昭回義易自大道之喪佳兵  
是用勝者類封豕之荐食者敗同困獸之猶鬪是以肝腦塗地  
城郭為墟斯豈明王來蘇之意先賢節奏之舉乎其有授鉞於  
廟建牙作藩重茲戎昭共行天罰乃能宣布德澤招來携貳結  
之以息信格之以威名先聲以奪其心大義以回其志使其奔  
走而獻款俯伏而求全斯亦善師不陳之謂矣至或孤壘危急  
士眾離析憫以窮困釋其怨疾俾夫洗滌以更始感激而效忠  
雖云仁者之志抑亦兵家之奇焉

漢項羽為楚懷王上將軍救趙秦將章邯軍韓原羽軍漳南相持來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還走至軍門曰事不可為者

言不可復為陳餘亦遺章邯書曰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

軍謀之事言欲如六國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

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軍侯始成約未成羽使侯將軍軍章邯南

與秦戰大破之羽悉引軍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

欲約羽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

殷虛上已盟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魏豹傳云項羽破秦軍降章邯

韓信擊趙破軍用廣武軍李左車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後漢趙憙字伯陽南陽宛平人也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

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

孫憙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懲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

始笑曰爾粟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

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憙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建還

宛更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駒弩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故以憙此之

以戰勞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時江南未賓道踞不通以憙守簡

楊侯相憙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憙乃告警呼

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

悉降荆州收秦憙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攻擊群賊安集已

降者縣邑平定

吳漢為大司馬率諸將破五校賊馮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

...

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曷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  
兵者乃斬移檄告郡使牧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姓即相  
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又更始尚書令  
謝躬留魏郡太守陳康守鄴太率諸將擊萊賊世祖因躬在外  
乃使漢襲其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曰蓋聞上世不處危以俸  
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忘危亡之至在人所由  
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  
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皆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令據  
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  
為福免下遇之敗收中知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收  
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

馮異為孟津將軍統內郡河內二郡軍河上與河內太守寇恂  
合執以拒更始將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  
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  
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之命覩存  
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  
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李文豈能居一隅  
哉今長安懷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  
分散異性并起河北今英俊皆雲集百姓風靡雖郤岐慕周不  
足以諭李文誠能覺悟成敗蚤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  
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  
武首結謀約如相親愛及更始互反六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

欲降又不自安乃振異書曰軼本與肅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苦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城軸千載一會思誠斷金唯深達肅王願進愚策以佐國人安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

岑彭為廷尉行大軍將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更始將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鮪鮪在城上

彭在城下相勞苦如平生鮪因曰大司徒被害鮪預其謀大司徒

武兄升為又諫更始毋遣蕭王比伐自知罪深彭還具言于帝

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彭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

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

解其縛與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眾出降彭後為

征南大將軍伐蜀以夾州殺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江州

都督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還兵屯津鄉當荊州

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騭厚善

與騭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

是讓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韓福桂陽太守張隆

零陵太守田歆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

獻悉封列為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

馬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

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老為大言漢衰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

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  
開門降

馬援為隴西太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  
氏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光武喜  
悉從之

來歙為中郎將建武七年帝使歙至沂歙以書招隗囂大將軍  
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

王遵隗囂將也後去囂詣京師拜大中大夫封尚義侯光武率  
諸將上隴使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營於長安時囂將牛邯

軍在亭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  
曰遵與隗王軟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數十矣于時

周洛以西周洛謂  
吏都也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比取上郡

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興聖漢復存當  
挈河隴秦舊都以居大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

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寃處言所  
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設文抵  
掌擊也

戰國策曰蘇秦與  
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曰夜所爭害幾及

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  
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  
士莫不扼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為大中大夫每  
在謀論之戰

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眾已在道路吳耿  
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先視其形勢

何如哉夫智者觀阨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滓之中是以功  
而不滓汚也

名終身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  
叔賓戚飲桓公謂飲食

曰姑為寡人祝乎詔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志乎莒也黠布使管子無志束縛使魯也使齊威無志其飯牛於車下也

杖劍以歸漢黠布為淮楚南王高祖使去愚就義功名并著令

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曾參之有

識邨得書沉吟十數日乃謝土衆歸命洛陽拜為大中大夫於

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應奏為武陵太守奉招誘叛蠻降之

祝良為北貞太守與交趾刺史張喬慰誘曰南叛蠻降之嶺外

乃平

曹宗為燉煌太守時北匈奴與諸國共為邊寇宗患其暴害遣

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

善王來降

龐參為護校尉時燒當羌種號多還齡隴道參以恩信招誘之

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

馬緄為遼將軍詔緄招降叛虜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三千口

詣緄降

夏方為交趾刺史時南蠻夷攻燒城邑方招誘降之

馮續為隴西太守鮮卑寇邊以續為遼東太守曉諭降集虜皆

彌散又遷車騎將軍討長沙零陵蠻賊軍至長沙賊悉詣營道

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千餘萬人

荆州平定

劉表鎮荆州張濟引兵至荆州賈翊隨之歸表襄陽城守不受

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表自責以為已無

賓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表北藩  
劉虞字伯安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公孫瓚討羗有  
攻進屯屬國與朝相擊五六年兵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  
被其害瓚不能禦朝儀以虞有德彖若使鎮撫可不勞而定乃  
以虞為幽州刺史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純首  
兵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邀殺  
胡知其情聞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  
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  
為列侯以功即拜大尉封襄贲侯

呂布為徐州牧在下邳東海蕭建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  
與布通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  
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  
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  
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  
下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千餘城唯莒即墨三城不  
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  
與智者詳共議之遣將書即遣主簿齋戩上禮貢良馬五匹  
魏鍾繇漢末為尚書僕射時關中諸將馬騰樊遂等各擁強兵  
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  
校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持使不拘科制至長安  
移書騰遂等為陳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董招漢末為河南尹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弘河

內太守繆尚城守待表紹救太祖令招單身入城告喻弘尚等  
即日舉衆降以招為冀州牧又遣徐州牧時表紹遣將領顏良  
攻東郡又涉招為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為鄴城表紹同  
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楊州太祖遣人迎之  
招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  
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  
南遊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  
守志情恪離郡寡儔故收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  
足下處偏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太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偶以  
義言之猶宜皆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朱儀父始與隱公盟魯  
人喜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  
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  
之與郡而厥父之不卹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  
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  
所禮辟夫妻族人而踈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  
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  
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明彰矣且深留計早決良  
圖鄴既定以招為建議大夫

徐晃為偏將軍太祖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  
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  
而言於太祖曰二表未破諸賊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城易陽  
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

不望風太祖善之又為廣野將軍後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張遼遷裨將軍太祖遣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人其射矢更豨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又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豨之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太祖詣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諸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也

吳金宗為安東太守明賞形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

吳蒙為偏將軍領尋陽令魏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司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携負老幼詣蒙降又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士大夫帝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又關羽討樊蒙浮江襲其虛空蜀將軍士仁至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知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忘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侯不及施風火不及舉此非天命此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榮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踏一塞案其地形將軍在箕上且奔走不得免

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孰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太守慶方城

守蒙以仁宗之遂降

吳錄云初南郡中失火胡楚燒軍器以責方內畏懼吳聞而誘之方潛相和及蒙攻

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無慰約令軍中不

得千歷人家有所求取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

鎧雖公蒙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

是中軍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卹耆老問所不足疾

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臧財寶皆封閉以待大帝至

羽還在道踞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過其使用游城中家家

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大過於

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大帝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處城西

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大帝使朱然潘璋斷徑踞即父子俱獲

荆州遂定

陸裔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時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

搔動裔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從招納高涼梁師黃天等及黨三

千餘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遣以財弊賊師百餘人民五

千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

桐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

諸葛恪為左輔都督太常令格守節度掌軍糧穀非其好也恪

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兵徒得縣平民而已其餘遠莫能

擒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方眾議咸以丹陽

地勢阻險與吳郡會稽新都都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

萬重其幽邃民未嘗入城邑長對史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  
連七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  
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援侂之騰木也時觀間  
隙出為寇盜世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勝則逢螭至則烏鼠自  
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謹聞之亦以終事不達恪  
盛陳其必捷大帝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祭戰武騎三  
百拜畢命恪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  
書曰部屬城長史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位其從化平民悉令  
屯居乃勿內諸將羅兵南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  
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止雜田不收託民屯居略無  
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志惡從化  
皆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曰陽長胡侂得降民周  
遺舊民惡困迫暫出內圖叛遂侂縛送言府恪以侂違教遂斬  
以徇以狀表上氏聞說侂坐執人被戮知官性欲出之而已於  
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  
將

蜀諸葛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建興六年亮南征歸至漢陽縣降  
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將琬與費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許  
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云就明切公豈欲誅違妻子恐  
先生不聽耳達曰諸葛頭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  
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  
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終後又皆殺先生反覆之人何足與書

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公達書曰往年南征未及遠適與李鴻會于漢陽丞知消息憤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能空託名榮貴為卒離乎於呼孟子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表明之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臧達亮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求助也

晉祖逖為豫州刺史樊雅據譙郡反逖使桓宣說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曰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魚謂前數罵辱逖懼罪不敢降雅開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己者遂出降

陶侃為龍驤將軍征杜弢將王貴精卒三千屯武陵江誘五谿夷以丹師斷官軍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變而殺之衆情益惧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使盜用庫錢父兄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附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謝之截髮為貢信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害梁堪而還又為廣州刺史先是廣州人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刺史敦從之會杜弘據臨賀因機其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況謀反侃擊機破之執劉況又遣

部將討機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温郡侃嘆曰吾威名已著何  
事遣兵一旦亟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郡俱而走追獲於始  
興也

王尊為都督諸軍事蘇峻之亂谿永康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  
祖約奔敗惧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  
結於尊使參軍表耽潜說路永使歸順

南齊始興王鑑鎮益州劫師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  
郡縣不行柰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棕藏宗  
切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報積年所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  
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啟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兇惡皆望風  
降附

梁蕭京高祖初為寧朔將軍行南充州事天下未定沔北儋楚  
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請罪旬日境內皆平

衡山侯恭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會武超在州子姪縱暴州  
人朱卽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  
示以恩信郡賊仗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  
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軍置之  
明日卽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

後魏江陽王繼為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  
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以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  
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  
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驗斬誓首一人自餘加以慰

喻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孝文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足大任也

源子恭為尚書主客郎中攝南客事時河州羗叔鐵忽反殺害長史詔子恭持節為行臺率諸將討之子恭嚴勅州縣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輕與賊戰然後示以恩威兩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

韋珍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為東荊州刺史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諸蠻珍自懸轂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臨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

刁遵為龍驤將軍洛州刺史遵詔誘有方擢新化太守

杜性為新化令杜龍振平陽令杜臺定茅率戶三千據地內附竇瑾為殿中都官尚書從征蓋吳先駟尉喻自平巴西氏羗酋領降下數千家

慕容白曜為左僕射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攻宋斗城宋將房崇吉夜遁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宋磐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茅率騎兵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磐陽縣悉平定

宋幽州刺史劉休賓鎮梁鄒及白曜軍至斗城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宋龍驤將軍崔靈延行渤海郡房靈建茅數十家皆入梁鄒同舉休賓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畢崔氏先歸寧在魯邪利之降也文畢母子送與俱入國至是白曜表請崔與文畢既至白曜以報休賓又於北海報其弟劉延和妻子送至

梁鄒巡視城下休賓荅曰白曜許歷城降當歸順密遣無主簿  
尹文達向歷城觀國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言聞王臨境故來  
祇候利謂白曜曰則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識運知機  
束手歸化不審明王如何賞尉白曜曰休賓仕南爵寵如此今  
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者非直處卿富貴無還其婦見休賓縱  
令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在斗城卿自往見文達乃至  
斗城見妻子文暉攀援文達哭泣號咷以爪髮為信文達回還  
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是休賓耳目腹心見其妻子又  
知我衆旅少多善共景識自求多福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  
爪髮無宣白曜所言及國軍形勢謂休賓曰斗城已敗歷城非  
朝則夕公可早圖之休賓撫爪髮泣涕曰妻子幽隔雖不恣乎  
吾荷南朝厚恩受寄邊任今顧妻子而降臣節不足也而密與  
其兄子聞尉議為降計聞尉曰此故當文達誑計耳平當抄掠  
豈有多軍也但可撫強兵勤肅衛方城使險何為便生憂怯示  
人以弱也休賓又謂文達曰卿勿憚危苦更為吾作一返善觀  
形勢於是遣文達偷道而出令與白曜為期尅日許送降文白  
曜歎曰非直休賓父子荷榮城內賢豪隨人補授卿便即為梁  
鄒城主以酒灌地啟告曰山河若負休賓使我三軍沒覆初白  
曜之表取休賓妻子也獻文以道固既殺詔授休賓持節平南  
將軍冀州刺史原公至是付文達詔策文達還謂休賓曰白曜  
信誓如此公可早為決計恐攻逼之後降悔無由休賓於是告  
兄子聞慰曰事勢可知汝早作降書聞慰沈疑固執不作遂差

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赤虎夜至梁鄒南門下告城上人曰  
汝語劉休賓何遣文遠頻遣僕射許送降文歸誠大化何得違  
期不來於是門人唱告城內悉知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皆劉休  
賓父子欲以我城內易榮位也尋彼攻逼經冬至暮歷城降白  
曜遣佳道固子景業與文暉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請命  
曰曜送休賓及宿有名望者十餘人俱入代邸為客

尉元為鎮南大將軍援徐州宋東徐州刺史張儻據圍城徐州  
刺史王玄載守下邳驅掠近民保險自古元遣慰喻張儻及青  
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欣相與帝命呂羅漢為  
羽林中郎上却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八千餘家據險為逆  
詔羅漢與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此至盱眙破

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牧郎幢將加建威將  
軍

楊椿孝文時為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為楊灵珽  
所破降於齊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  
五千出頃下辯書貽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  
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步曲千餘人來降後孝昌中爾  
來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  
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

盧祖為鎮東南將軍徐州刺史宣武永平四年夏祖表曰梁琅  
邪郡民王萬壽等款城內納潛來詣臣云朐山戍今將交換有  
可圖之機臣即以旌賞遣其還入至三月二十四日夜萬壽等

獎率同盟攻掩胸城斬梁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胸  
山戍主劉昕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即遣兼郟城副張  
天惠率驍勇二百徃徃赴之琅邪諸戍駱驛繼援而梁郁州已  
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浮斬數百便即據  
城詔昶曰彭宋地接邊疆勢連淮海威禦之術功不在易胸山  
險塞寇之要防水陸交溱楊郁路衝畜聚兇徒處留邊鄙青光  
齊充每離其患卿妙筭既敷兇城殄衆展疆辟土何善何如之  
庸勳之典朕用喜止故遣左右直長潤遵業且宣徃懷

北齊薛循義為安北將軍蜀賊陳雙幟等衆汾曲詔循義為大  
都督與行臺長孫稚討之循義以雙幟是其鄉人遂送詣壘下  
曉以利害幟等還降拜龍門鎮將循義又為閔右行臺自龍門

齊河西魏北華州刺史在州擒西魏王平太守段榮招降胡酋  
胡垂黎等部落數千人口表置二原郡以安處之

趙彥深為安國縣伯從文襄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  
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今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即日降之

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遇一居家吾射盡  
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頃更

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  
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當獲此利

後周于瑾初仕後魏為亢慕鎧甲曹從事追討茹茹為賊所圍  
乃逃入寨時魏末亂喪群盜蜂起瑾解諸國語乃單賊入賊中  
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

帝喜之除積射將軍

權景宣為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燕公于景征江陵景宣別破

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涓水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  
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遣之  
書諭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整因景宣請舉城款附  
史寧為鎮東將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為勝軍司率步  
騎一千隨勝之部值荆蠻騷動三雅踞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  
蠻左歛然降附遂稅得馬五千匹供軍

王悅為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  
楊賢悅乃遣之書賢於是遂降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爭之  
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即令  
悅輕騎逕趨馬白悅示其禍福將來悟悅遂以城降

梁禦為鎮西將軍太祖既平秦隴西方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  
顯持兩端通使於齊太祖以禦為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  
行既與顯相見因之說曰魏室陵遲天下昂沸高歡志在克遼  
島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算略無方方欲扶危定難興復  
京洛公不於此時立功效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即出迎  
太祖禦遂入鎮雍州

齊王憲徒武帝代齊為先鋒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潛廣寧王孝  
珩據信都有衆數萬武帝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手書與潛曰  
朝廷緯遇甚厚諸王無恙收若釋甲則無不憂潛不納乃大開  
賞募出多金帛沙門永無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潛令  
間諜一人覘視形勢侯騎執以白憲乃齊集之舊將編示二人

又謂之曰吾所爭者太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便乃與一書書具得檄門其末云交命兵士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

也俄而潛領軍尉相頤以衆降相頤潛之腹心也衆駭因破之擒潛

隋李雄字毗盧初仕後周為上儀同從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說下十餘城拜濠州刺史

元諧為上大將軍總兵討吐谷渾俘斬萬餘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

劉權太業中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一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而群盜感悅一時降淮陽帝聞而嘉之

唐河間王孝恭為南山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字巴蜀撫招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遷襄陽道行臺尚書左僕射荆襄雜定領表尚未平孝公分遣使撫人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赴戰

薛萬淑為右嶺鎮黃龍時突厥之亂也萬淑遣契丹渠帥貪沒折諷論比狄東國威靈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來降附太宗下書褒美

劉師立為岐州都督上請書討吐谷渾書奏未報便遣使問其部洛諭以利害多有附降列其地為開橋二州文有党項者首領拔赤辭感悟率其種內落屬太宗嘉之拜西戎州都督

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總管擊南昌麴智盛頓軍城下諭以禍福智盛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世既咎深謹積身

已喪亡智盛襲位未有愆闕所異尚書赦之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門軍智盛猶不出遂開門出降

薛萬備為阿史那社爾行軍長史社爾破龜茲于闐王仗闡信大懼使其子以駝馬三百匹餽軍及將族師萬備為社爾曰今者既破龜茲國滅已振請因此機願以輕騎羈取于闐之王社爾乃遣萬備率五十騎祇于闐之國萬備陳國威靈勸其入見天子伏聞於信是擁萬騎來朝

李勣為汴宋滑濠河陽等道節度使德宗建中三年淄清李納叛使勣誘說於納納許降乃遣其判官檢校戶部郎中房說叛使勣誘說於納納許降乃遣其判官檢校戶部郎中房說以其母弟經男成務朝于京師

嗣曹王皋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時李希烈反皋乃遣伊慎王鏐將兵進圍安州州城阻澗水為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及大將步騎八年来援皋乃遣李伯潛分兵迎擊之戰於應山獲戒虛及大將二人裨將二十人斬首千餘級戒虛等皆向以縛示於城下皋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及賓介一二人為信當以城降皋乃遣王鏐馬燧繩城而入城中皆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將將兵援隨州皋又令伊慎邀擊於厲鄉大破之乃復平靜百鳳等關希烈甚畏之

伊慎建中末為安州刺史時李希烈死李惠登為賊守隨州慎飛書招諭惠登遂以城降因密奏惠登可用詔授隨州刺史馬燧為奏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并管内諸軍行營副元帥與

侍中渾瑊及鎮國軍節度駱元光等合軍河河中李懷光次于  
長春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  
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  
庭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  
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  
將士祿山已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高柰何棄祖父之  
動力背君上為族滅之計邪從吾非止免稠富貴可圖也賊徒  
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心  
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離保守將  
尉珪以兵三千因堡降燧庭光東道既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  
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為王人矣

渾瑊由是服燧私謂參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  
經怪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迨遠矣

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惟其勇  
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朝歸衆且萬人其後以之討賊  
所至有功

李光顏討淮西敗吳元濟之衆三萬于郾城其將張伯良奔于  
蔡州殺其賊十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畫雷公符仍書  
云速破成北軍尋而郾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顏許之而  
收郾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絕其歸路懷金懼謀於郾  
城令董昌齡母素誠昌令齡降昌齡以此勸懷金歸款於光顏  
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於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

冊府元龜  
矣請來降城我則舉烽火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敗此時當  
以城降光顏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于門外懷  
金諸將素服倒戈列于門內光顏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懷五  
十餘步

李愬為唐鄧節度使討淮西吳少城子墻董重質性勇悍識軍  
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為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  
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至郾城元濟懼  
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度愬乘虛入蔡既擒元  
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邨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招重質重  
質見其子知誠諂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  
叩伏愬揖登堦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  
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駟使

嚴綬為荆南節度有叙州蠻酋張伯蜻殺長史據辰錦諸州連  
九洞以自固詔綬出兵討之綬遣部將李志烈齎書曉諭盡招  
降之

後唐李嚴為客省使隨郭崇韜征蜀為山川招撫使嚴與先鋒  
使康延孝將兵五十先驅閭道馳以詞說威威以兵鋒大軍未  
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司空先來餘即舉  
城納款衆咸以討蜀之謀始於嚴衍以其言將誘而殺之欲不  
令往嚴聞之喜即馳驅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為託即  
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

晉劉處讓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使南院使天福二年范

延光據鄴城及高祖命宣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討之處讓奉  
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款尚或遲留處  
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

周曹英為侍衛親軍馬步軍指揮使兗州行營廣閏二年正月  
上言十八日至任城喚得縣令胡延禧分付勅榜招安百姓其  
山寨民尋時下山歸業乃見更令招安次又上言按問得降人  
及兗州副都指揮使康海超來投俱說賊城人心離散慮慕容  
彥超逃竄已牒鄰道防備掩殺其康海超且留於城下說誘賊  
黨俟三五日遣赴京師

監本大字用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七

將帥部

受降

夫叛而代之服而舍之軍之善政也故舜干而格因壘而降義  
者於招攜功成於無戰皆聖主之令範焉乃有董厥戎政式遏  
亂略息信攸及威聲載路強敵懾畏群伍離拆由是開壁送款  
負鎖歸仁狙獷咸懷反側以定甲兵載戢而芒刃不頓連夢案  
堵而閭井以完至乃章塞寧謐夷羗綏附克固吾土以屏諸華  
此得良師之風而達經武之要者已

後漢齊武王績字伯升更始即以為大司徒時平林後部攻新  
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

王莽改令長為宰東  
觀記曰其宰潘臨也

得司徒劉公

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門門降

馮異為陽夏侯光武以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遣異討之異所至皆布畏信弘農郡盜稱將軍十餘輩皆率眾降又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

姚期為虎牙大將軍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

岑彭為鎮南大將軍建武二年彭率傳俊臧宮劉宏茅圖秦豐於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秦聞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辛臣為戎作地

圍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守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

王之強秦王秦豆也猶為征南所圍豈况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

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浙沔上黎兵刻期曰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觀漢記戎至期曰灼龜卜降兆中拆遂上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

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

耿弇為大將軍光武建武五年夏侯光武以赤眉延岑亂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因復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至步負鎧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弇復引兵城群盜稱將軍十餘地

悉平

馬援建武十一年為隴西太守時武氏人皆公孫述來降者援

皆上復兵侯王君長贈印綬帝悉從之十三年武都參狼羌為  
寇援時將兵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  
不與戰羌遂因亡出塞餘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淨

耿秉為附馬都尉明帝永平十七年與奉車都尉竇固擊車師

車師後主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

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埽壻固尚光武女  
涅陽公主明

帝姊也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

被馬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

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

之安得皇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閔記曰脫  
帽趨鳴馬蹄秉將如詣固

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耿恭章帝建初二年為長水校尉金城隴西羌反遣恭五將校

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抱罕數與羌接戰明

羊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服未者首虜千餘人獲牛

羊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  
子也切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

降

龐奮為鴈門太守行度遼將軍事和帝永元六年南匈奴反畔

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與鞬曰逐王逢侯為單于逢侯於塞外

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上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

里八年冬左部朝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奮迎受慰納之其勝

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率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後右温禺犢王

烏居數千人復畔奮及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眾降於是

冊府元龜  
從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梁慄為西城副使校尉賜帝元平二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沿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又遼東太守耿曼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慄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曼共擊匈奴與韃曰逐王破之單于乃自軍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慄將人十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師殺二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進攻圍慄慄被甲奔騎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慄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運營稍前單于惶怖遣與韃曰逐王詣慄乞降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

張奐安帝初永寧為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韃與耆臺且渠伯等德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羗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羗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羗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與韃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怖悉將其衆降郡縣界以寧

耿畢順帝永建中為烏桓校尉時鮮卑寇沿邊殺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諸郡率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

魏曹真為大將軍時安定氏楊條等略吏民保月友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都皆平

郭淮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與雍州刺史陳恭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王基為荊州刺史虜吳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

鄧艾討蜀自陰平道先軍而進大破蜀軍乃至於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視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視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先是鍾會初并諸葛緒之軍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鄧艾遂至綿竹

大戰斬諸葛瞻姜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進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今降於會維至廣都郫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

吳達遜為大將軍討閔羽至公安劉備宜郡太守樊支委郡走詣城長史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呂岱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率錢博乞降岱因丞制以博為高涼西部都尉

孫峻為大將軍五鳳二年正月魏鎮為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西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任長峻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龍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任寅兵進于

索臯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  
晉王濬為龍驤將軍武帝大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  
監軍廣武將軍縻彬攻吳丹陽克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吳  
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部遣游  
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部聞濬軍旌旗  
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  
冲計送降文於璿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  
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  
海閭閻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銜蓋露次遠臨江  
渚舉國振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  
曼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石頭皓乃備亡國之  
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御壁牽羊大夫褰服士輿視率其偽太  
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壁焚  
其視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  
王戎為豫州刺史建威將軍受詔伐吳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  
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卽各率衆詣戎降戎  
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蕪春邾二縣降  
高密王略懷帝初為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京兆流人王道  
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於冠軍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  
張洛等討道為道所譎戰敗略更遣右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  
道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  
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攻道乃降

庾翼成帝咸康六年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鎮武昌持石季龍  
汝南太守載開率數千人詣翼降  
桓溫為安西將軍穆帝永和二年率衆伐蜀李勢衆大潰溫  
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  
嵩督堅勸勢降乃西縛輿視請命溫解縛焚視送于京師  
載施為都護永和八年士衆冉閔亂其子智以鄴城降得其傳  
國璽施以送之

桓冲孝武時為車騎將軍荊州刺史鎮江陵符堅使其將郝貴  
守襄陽冲使楊威將軍朱綽討之又遣庸上太守郭寶伐堅符  
魏興太守褚坦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

桓石虔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符堅克州刺史張崇降二年  
家而還

前秦苻萇為武衛將軍符堅遣萇率衆代張天錫既陷其河會  
纏縮等城又降其將掌據天錫遣司兵趙克哲為先鋒率勁勇  
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克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  
至姑臧天錫乘素車馬白面縛輿視降于軍門萇釋焚視送之  
于長安諸郡縣悉降

王猛為符堅將堅遣猛等步騎三萬攻慕容暉洛州刺史慕容  
筑于洛陽暉遣其將慕容暉率精卒三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  
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滅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  
以受之留邵羗鎮金墉振旅而歸

宋劉劭為國司馬時象州刺史殷琰叛以劭假輔國將軍討之

時琰賊降者明帝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  
琰將降先送義陽王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  
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勳並無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貨  
資貨皆還之纖毫無所失

陳宜黃縣侯惠紀為荊州刺史後主禎明二年蕭宗尚書左僕  
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獻等率其部衆男女三萬餘口詣紀請  
降紀以兵迎之

後魏古弼太武時為立節將軍進為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事  
秦與安原降東部高居於巴尼坡

尉元獻文時為冠軍將軍宋薛安都以徐州內附元與孔伯恭  
赴援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擲指軍歸欵元並

納之

李煥孝文時為司空從事中郎時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  
歸附詔煥以本官為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  
淮西叔業兄子植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  
盧淵為安南將軍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十衆號  
三萬徐行而追未經三旬賊衆悉散數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  
悉不問

薛真度為豫州刺史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真度率衆赴之  
真度至叔業乃降

隋周法尚高祖時為永州總管安集嶺南陳桂州刺史錢季卿  
南康內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嵩陽山太守毛熹等前後詣法

尚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踰嶺子廓兵衆  
曰散與千餘人走保巖險其左右斬之而降

韓擒虎開皇中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  
大舉伐陳以擒虎為先鋒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  
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樊樊巡曾世真田端等相繼降  
之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興擒虎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項  
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  
敗棄軍降於擒虎擒虎將五百人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  
搗之曰老人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

于仲文開皇中為柱國將軍伐陳之後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  
車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苟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  
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

郭衍為左武衛大將軍從煬帝討土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  
餘戶

唐嗣曹王皋德宗建中初為衡州刺史初胡南團練使辛京果  
遣將王國良鎮武崗京果侵刻之人又害其士卒國良以兵叛  
因據山守險劫行旅以自給詔徵荆南江西黔桂兵誅之二歲  
不下乃以皋為潭州刺史胡南都團練皋率諸軍至武崗國良  
曰阻險兵不得進皋乃謂諸軍國良怨京果刻害本非反也其  
情易見不如降之乃三遣之書國良因請降未得其情皋曰其  
心屈矣乃捨軍自稱使者乘偏舟直造其壘曰我曹王也國良  
遂出降後為江西節度使李希烈南侵皋袁王鏐兼御史中丞

都虞侯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賊懼請皋使至城中以約降皋使錡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口城開以其衆入焉

高崇文為東川節度使憲宗元和六年破劉闢賊衆一萬餘於鹿頭關斬首千餘級大將降者十餘人拔鎮四所焚其營遂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糧道賊大駭是月賊綿江棚將李文悅以三千人歸順尋而鹿頭關將仇良輔舉城降者二萬關尚方叔子婿蘇強先監者輔軍是日械擊送京師降卒投刃面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南直指成都德陽等縣城皆鎮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

李光顏為節度忠武軍事元和六年正月淮西賊將韓伯雄降于光顏三月賊將吳秀琳以文城棚兵三千降于李愬遂以秀琳之衆攻吳房四月賊之鄆城將鄧懷金請以城降于光顏光顏帥師入其羅城

後唐王繼岌同光三年九月為西征都統伐蜀繼岌于鳳川偽武興軍節度使王丞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大軍食其芻粟得糧四十萬兵士八千魏王給牒令攝武興軍節度使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成武城偽指揮使唐景息吳鐸王權息部下兵四百降于延孝其軍使鄒彥諲都指揮使李璠見誠危方出歸投郭崇韜以初無降意皆仗誅以唐景息攝興州刺史城中除已殺戮得兵四千米麥一十七萬粟谷三萬成武城蜀道咽喉險固之地其城倚嘉陵江三面山險延孝既拔明鎮殺其守

將其衆萬餘縱其逸去至興州偽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  
綿劍龍普等五州來降

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其監軍使周永  
謙為衆所殺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州符印  
送階州王丞岳納符印十月到劍州偽武定信軍節度使王宗  
壽以遂合渝瀘徵等五州符印來降康延孝李嚴至漢州偽蜀  
主王衍遣人送牛酒請降魏王至綿竹王衍遣使上牋曰衍叩  
頭言伏以五帝三王竟歸於代謝自家乘國孰免其廢興苟大  
命之革新頤轉禍而為福衍誠惶誠恐叩頭伏以衍先人頃以  
受唐封冊列上神維自羈一方于茲三紀乃者因夷門之構逆  
偶中國以喪君勉副推崇遂開興崇衍謬為世子獲紹舊基而

以幼冲不得負荷尋遇大唐皇帝中興聖運再造鴻圖輝赫大  
明照臨下土荐條嘉好仰恃恩明感覆燾於堯天將駟馳於禹  
貢忽審王師討伐部內震驚靡敢當鋒幸思歸命伏惟殿下位  
尊上嗣德實元良騰少海之波瀾動前星之秀彩親乘象輅勞  
履劔閔已得萬民之懽心望恕斯人之死罪今則完全府庫守  
邊邑居率文武以陳誠與棺視而約款伏惟殿下特引哀鑒保  
證奏聞亦存諸典刑貯在肺肝庶幾先人之靈尤享血食之祀  
免支離於眷屬得敬養于庭圍惟聖君之明慈係殿下之玄造  
衍無任危迫殞越戰懼激切之至謹差私署檢校司空行尚書  
兵部侍郎歐陽彬軍事韓知權等奏牋以聞十一月辛亥魏王  
軍到德陽偽蜀六軍王宗弼遣使顏守倫上牋云蜀主王衍已

出府第舉家遷於西宅王宗弼權稱西川兵馬留後安撫軍城  
以俟王師言宗弼欲至漢州迎奉其天軍其偽六軍印公發遣  
公事且留未納翌日宗弼又遣人奉牋言昨蜀王與將校同議  
歸款其為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景南院宣徽使李周輅北院  
宣徽使歐陽晃等四人同出異謀惑亂蜀主臣當時梟首以徇  
謹令送納為中書令曼王宗範上牋曰臣生居類許因先父建  
光啟中討陳敬瑄在蜀偽司空平章事王諧上牋曰臣因天復  
三年奉使西川遇車駕劫遷洛陽留因蜀部王子王衍遣使上  
表曰臣衍言臣先人建久在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將四  
十年頃以梁孽興災鴻圖版蕩不可助逆遂乃從權勉循衆人  
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輔紹鎡基且安生聚臣衍誠  
憂誠懼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揚湯武之師廓  
定寰區削平兇逆梯航聚集文軌會同臣方議改圖使期納款  
處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將則千里之封疆盡為王土冀萬  
家之臣妾皆沐皇風必當輿觀乞降負荆請命伏惟皇帝陛下  
迴照臨之造施覆燾之私別示哀矜以安反側償墳寢而獲祀  
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禱之至表稱乙酉年十一月二  
十日不稱為年號口寅魏王岌至漢州偽蜀六軍使王宗弼至  
乙卯魏王統大軍至蜀城北舍於王宗弼之別墅而辰招撫使  
李嚴自蜀城引王衍及偽文武百官儀仗法物至蜀城北昇遷  
橋下王衍初乘竹輿自城中出至降所素衣牽羊草索係首肉  
袒御壁輿襯後後宰臣百官衰絰徒跣足以俟命魏王降車取

其壁郭崇韜解縛燭熒王衍率為百官東北再拜謝恩訖又率  
衆魏王復拜崇韜崇韜各拜復拜李嚴嚴亦各拜丁巳大軍入  
西川城戒諸軍剽掠法令嚴峻軍士強佑兵錢必論之以法市  
不改肆兵無血刃

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七

新刊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八

將帥部 料敵

夫用兵之道先勝而後戰此料敵之謂也自戰國之後金華日  
試至於合正奇勝伐謀伐交以詭譎相高以方略自許者亦曷  
嘗無人哉漢民之後司戎政者或善揣強弱先為備豫達外夷  
之情狀審敵人之形勢沈謀獨斷見之於未萌深識遠慮表之  
於無象用能取威而制勝攘寇而保民挫逆徒之銳氣遏戎酋  
之內侮克清多壘以集洪伐自非練經武之善志得御兵之要  
道洞見至順舉無不臧者亦安能及是乎  
孫贖為齊將田忌師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使田忌將而往  
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贖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馬

陝道狹而傍多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外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信聞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軍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克

周亞夫為大尉擊吳楚七國亞夫走昌邑深壁而守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趙充國為後將軍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羌人大君長而諸種豪遂相殺伐故每有仇讐往來相報今解似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帝聞之以問

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

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合約共為要契也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

匈奴煎讀曰剪匈奴使人至小月氏氏音女傳告諸羌曰漢二師將將

軍衆十萬餘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事後張掖酒泉本我地

地肥美可共擊之居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兆一世也間者匈

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使使尉黎為須

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設謂開設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之沮音才汝句其計

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從道沙陰地出鹽澤過長坑入窮

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

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

至匈奴籍兵籍借也欲擊鄯善燹煌以絕漢道鄯音善充國以為狼

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

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罕开在金城南羌之別種也开音口堅也到秋馬肥變必起

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行下更初視讀曰爾視語

之以發覺其謀也

陳湯為閼內侯坐言事非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

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燹煌兵以自救丞相

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

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湯見宣室湯擊鄯支時中寒病兩臂不

屈音屈下同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

皆賢才通明小臣罷癢不足以策大事帝曰國家有急君其毋

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湯曰夫胡兵五而

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破得漢巧然猶三而

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

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

欲發城郭燹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

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

過數日因對曰已解屈指計其日月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

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後漢馬援為待詔光武自征魏囂至漆漆縣屠右扶風諸將以王師之

重不宜迎入險阻計猶預未決完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先音以林切會召援

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郡議之質援因說隗囂將相有土催之

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小谷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折曲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且

遂進軍至第一

高平有第一成高平今原州縣

置衆大潰

班超使西域降莎車威振西域先是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

遂貢送珍寶符拔師子

符拔形似鱗而無角

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

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  
大恐譬軍士日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未有非運輸何  
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  
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來救乃遣  
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  
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

超繼遣之月氏由是大戰歲貢獻明年龜茲姑墨宿溫皆降  
魏郭淮為雍州刺史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由於蘭坑是  
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  
然淮曰若亮跨謂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民夷此非國之  
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  
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  
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楊遂耳其夜果攻楊遂有備不得遂上  
田預為汝南太守殄夷將軍封公孫淵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  
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預使罷軍預渡賊船垂還歲晚風急  
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歲船之處輒便循海岸  
行地形及諸山島繳截險要列兵屯守白入山成登漢武之觀

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波沒波蕩著岸無所處盡虜其衆後  
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往東將軍蒲靡欲率諸軍救之預曰賊  
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  
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少罷怠然後擊之可大  
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走自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  
軍相當向難知不當使自晝預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  
曹仁廣為廣陽太守以議郎督騎時大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  
渡紹遣劉備徇潁強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祖大  
以為優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  
強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  
太祖善其言遂使將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曹休  
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遣兵洪征之以休  
為都騎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  
令以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譏狐疑休曰賊  
寔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令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未集  
促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張飛果走  
程昱為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  
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年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  
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  
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民少  
果不往太祖謂賈翊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遷奮武將軍太祖  
征荊州劉備奔吳諭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

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適於天下初舉荊州威振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

李典為裨將軍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

鍾繇為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謀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疆援之未關中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謂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惇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稽援勝遣子超將兵精遂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張郃初為表紹寧國中即將太祖與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非計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謂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攻固知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國慙又更讚郃曰

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文帝時為左將軍屯方城  
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  
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  
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  
鄭亮退詔郃還京師  
古弼為安西將軍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自守弼  
李未而還

羅伊利孝文時為安東將軍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  
反

劉昶孝文時南齊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  
無功而還

張蒲為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軍

長孫嵩為禦晉師及武帝入長安乃還後後安平公叔孫建攻  
青州不克而還

皮豹子為內都大官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  
刺史封阿君都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  
討郡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明走無捷而還坐免官

楊椿為安東將軍宣武永平初徐州彭城人成景雋以宿預叛  
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克而還

淳于誕為代蜀別駕司馬領鄉導統軍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  
武宴駕不果而還

伊盆子孝明時為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與輝兵以示有餘乃

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擢兵罷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王基為安豐太守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金琮出廬江朱然冠裳湯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自出則懼內鬻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出將濟為護軍將軍明年遣平州刺史田預幽州刺史王雄共攻遼東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聞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因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無以徃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救我之不克異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遠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鄧艾為南陽太守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姜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水而不作橋此維使化特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去水北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生據城得以不敗其後姜維駐鍾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姜校尉諫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虛空

百姓荒離幾於危作今已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  
寔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  
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  
守彼專為我一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姜毅若趣祁山  
熟麥千頃為之縣鎮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  
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延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  
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  
之

蜀諸葛亮為丞相率師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自至數挑戰  
宣王以表固請戰魏明帝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  
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  
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  
里而請戰邪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  
使問之荅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心無降法卿是  
六十老翁何煩詭狂如此會亮卒軍退

張嶷為衙門將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  
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嶷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  
素聞健弟狡黠又炎狄不能周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  
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健來從

吳陸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  
權命遜為大都督督諸將拒之備從至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  
立數十屯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

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諸將並欲近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

高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軍行勢不能展當自罷於木石之間除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

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後為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備既入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執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寔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軍果出三萬受敵也

晉周訪元帝時為振武將軍與諸軍共征杜弼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軍曰賊必引退然絡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

陶侃為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元帝令擊杜弼時周凱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悉飢閭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悉飢晝當擊賊分夜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成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朱伺為廣武將軍時王敦欲用從弟庾代侃侃為荊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使賊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庾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涓口遣使

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起攀等遂進距廩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俱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廩因斬之降軌等廩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楊口壘時杜會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廩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無道襲楊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廩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廩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等所圍

北燕張興為馮跋將跋從兄萬泥從兄子乳陳跋跋遣興與馮引討之尅期出戰興謂引曰賊明日出戰今後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引乃發嚴人果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破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惧而出降引皆斬之

宋劉鍾為寧將朔軍領石頭戍事高祖遣宋齡石代蜀以鍾為前鋒由外水至於彭摸去成都二百里偽冠軍征討督護譙抗等兩岸連營曾樓重棚衆號三萬鍾于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計其人情怯撓必不久安但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決機而陣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令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恟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必力距我人情既安

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為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軍侯輝誅徑平成都

沈林子封資中侯高祖代羗復參西軍事與冠軍檀道濟同攻潼關林子啟高祖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外兵屢敗襄內兆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壘齊斧耳紹尋疽發背死高祖以林子言驗乃賜言曰姚紹忽死可謂天誅

沈攸之為領中軍鎮淮陰薛安都據彭城引魏為援魏遣清泗聞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為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者轉多喜所知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即假軍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

南齊劉善明在宋為冠軍將軍行南徐州事時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為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收衆聚騎營造舟伏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大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禮不闔自潰盧龍幸道衆雖何施且表祭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耳事乎大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

周山圖在宋為輔國將軍時沈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  
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隣鄉丞同征伐悉其為人性度險刻無以  
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攸之既敗  
平昔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盆城  
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  
見事者矣

劉懷瓌在宋為征虜將軍宋沈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懷  
瓌謂遠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  
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

桓崇祖為平昔將軍崇祖慮魏復寇淮北啟走下蔡戍於淮東  
既而魏欲果攻下蔡既聞內陟乃揚聲戍平陰故城衆疑魏當  
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  
城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  
與戰大敗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

豫章王嶷為驃騎大將軍都督荆襄等八州諸軍事魏軍寇司  
豫二州嶷遣南蠻司馬催惠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助  
援司州屯西關魏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為憂嶷曰  
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壘守過其津要被見堅嚴自當潰  
散必不敢越二鎮既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而南也  
梁衛濬為輔國將軍時王師北伐詔濬衆督軍濬遣長史王超  
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濬巡行圍棚魏城中  
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濬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有未戰

田原元凱  
備除還授甲乃可進耳濬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  
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  
衆猶違濬濬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濬之法不可犯  
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陳吳明徹為征北大將軍進逼壽陽北齊王琳拒守又遣大將  
軍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  
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  
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冒疾  
攻一鼓而剋壽陽生擒王琳

後魏古弼為安西將軍時宋遣將裴方明擊揚難當剋仇池立  
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將軍事既平仇池未幾諸  
氏復推楊文德為主圍仇池弼發上封高平岵城諸軍討之仇  
池圍解走德走漢川時皮射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仇池  
圍解誼欲還軍弼使謂射子曰此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解大  
分耻其負敗或來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為難不如繕  
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射  
子乃止大武聞之曰弼之言長策也制南秦弼謀多矣

任城王澄為武軍大將軍時鎮州刺史穆秦在州諸反推朔州  
刺史楊平王頤為主詔澄行鎮州事討之澄至鴈門大守夜告  
秦已掘衆西就陽平城下聚惟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  
斌曰事不可量頃依勅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秦既構逆應  
堅城而逆陽平度其所為似當執弱秦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

田原下  
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  
李煥先赴至即擒秦民情怡然

范紹為寧遠將軍李文嘗詔紹詣鍾隸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  
鍾隸形執英固言必尅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  
英不從紹還具狀以聞俄而英敗

邢巒為度支尚書宣武時豫州城民白旦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  
南入梁遣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巒持節討之宣  
孝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悅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  
直喪元隸豎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蕃捍無公之在  
彼憂慮尤深旦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執或交兵  
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慮出其不意卿言旦生走

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旦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  
也旦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為之民為凶歲所拔不得  
已而苟附假梁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且不能為  
害也旦生得梁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  
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  
師願陛下不足垂慮宣武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慮朕遣卿之  
意

源子雍孝明時為鎮東將軍與裴衍發鄴以討葛榮而信都城  
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曰賊衆  
甚饑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  
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護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被

求詔子雍與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詔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行若不賜解求停裴衍苟逼同行取敗旦夕詔不聽遂與衍俱進至揚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來逼官軍子雍戰敗被害揚進為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解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迴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棚壘未成不可疑敵賊必夜至則萬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棚空而去

董紹為右將軍洛州刺史時梁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熊羆討之既復進圍馬圈城監裴王糧少

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夫利順陽復為義宗所據北齊陳元康為中將軍時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文襄曰公入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頤公而乘之足以取之大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錠

後周于謹為柱國大將軍南討于梁長孫儉問曰為蕭繹之討當何如謹曰耀兵漢汕度卷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保子城峻其埤堦以待拔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塲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民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必

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  
其下策及至梁果如所料

郭賢為都督時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下與朝臣議之賢  
進曰高歡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  
初薨關中震駭而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鑿  
駕西遷六軍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  
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  
且幽憂荒阻千里無煙縱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必不來矣  
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

二翼為渭州刺史時吐谷渾入寇何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  
使人告急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  
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  
攻圍掠而無獲執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  
勿復言居數日間果至如翼所策

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  
辛道憲啟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  
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城之地未能損益然而國爭之勞  
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敵若弃嶠東來圍北汾我之疆界必  
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  
難於是畫地形俱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叶謂使人曰韋  
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後齊人  
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又為行軍元帥徇地淮

南孝寬所在皆密送誠疑然後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五果遣決堰已無所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陸通為文帝帳內督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緬縛通進日青陸等既以大軍不捷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比明公之威率息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

隋楊素為左僕射漢王諒反遣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眇子率數萬人并力據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于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眇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

李徹為左武衛將軍總晉王軍事時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文帝令衛王爽為元帥率衆擊之以徹為長史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濟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厥突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曰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也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之從諸將多以為疑惟徹將大成其計請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奔所服金田潛卓中而遁

衛玄為檢校右禦衛大將軍時煬帝畱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  
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塹  
素塚焚其駭骨夷其營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謀者恐崤  
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泂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  
度之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  
唐柴紹義師初起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  
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先生形執自白老生  
有匹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  
果出紹力戰有功

江夏王道宗武德初起家左千牛裴寂討劉武周戰于度索原  
軍賊進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太宗王出壺城望賊太宗顧謂  
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爾謂如何對曰群賊乘勝其鋒不  
可當易與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  
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也汝意暗與我合後  
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

王長諧為西河太守從太宗下長春宮與劉文静先據永豐倉  
時隋將劉綱成潼關屈突通欲依綱以守險長諧揣知其計率  
衆先襲都尉南城拔之斬劉綱以兵據守及通軍至不得入退  
保北城長諧與通穎戰皆剋及通之遁也與諸將遣至稠桑而  
虜之因進下陝城取太原倉

薛萬均為殿中少監貞觀初柴紹擊梁師都於朔方以萬均為  
副諸將見城險固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

此是破亡之候平在旦夕諸君勿以為憂俄而師都見殺成降李靖為行軍總管兼攝河間王孝恭行軍長史隨孝恭討蕭瑀師至於青江剋銳荆門銳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旦不戰敗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攜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果敗於南岸

張公謹為代州都督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為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慾肆情窮兇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即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取其別部同羅僕骨面紇延陀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圍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

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發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糲糧之絕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疎其突厥委諸胡人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將一臨內必先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人寔多此間自相囁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

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討阿史那賀魯于西域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行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憇息追之可及緩以縱之則漸遠追省曰無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涉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還遂至雙河與彌射步真相會兩軍合勢去賀魯所安二百里布陣長駝往至金牙山賀魯牙所時賀魯集諸衆欲獵定方與彌射兵擊之盡破其

牙帳生擒數萬人并獲其鼓毒縣器械買魯遂與吐運及其女夫閭啜等脫走投石國

唐休璟聖曆中為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厄贊潔降麴莽布支所知賊兵欲耀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為諸軍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計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量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

張鎬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及王師收兩京鎬進軍鎮汴州招討河北逆賊賊黨史思明守范陽表請歸順鎬揣知其意恐朝廷與之手札表奏云思明亮豎因是竊位兵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奏滑州防禦使許叔異姓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時肅宗意已定表入俱不省鎬為人簡淡不事中要會有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異之誠慤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異皆如其言

張孝忠初事李寶臣為易州刺史後寶臣疑忌宿將乃舉易州歸順寶臣死其子惟岳叛孝忠乃與朱滔謀攻惟岳遂與滔合師大破惟岳於東鹿惟岳遁歸鎮州滔請乘勝襲之孝忠乃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朱滔大駭孝忠將伉曰尚書布赤心於朱滔相然信至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悟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成德宿將尚多迫之則困歎猶聞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與慮始難與守成吾壁於義豐坐俟惟岳殄滅耳既而滔屯東鹿不敢進月餘王武俊斬惟岳首以獻皆如忠孝之慮

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度德二年冬僕固懷恩及吐蕃等自潰京師解嚴初懷恩將入寇蕃漢數萬軍聲頗盛京師大駭子儀奏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為也上問其故對曰僕固懷恩雖驍勇素不得衆心今所以能為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思信嘗及之今臣為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此以知其無能為也及懷恩挑戰諸將請兵出挫之子儀止之曰夫引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被皆吾之卿曲緩之自當攜貳吾豈得迫速其戰敢言者斬遂逐懷恩以待之果不戰而退

後唐周德威為大將大祐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將王景仁軍八方次北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鎔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於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北鄉五里營于野河上汴將韓勅率精兵三萬鎭甲皆被綺金銀炫

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言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以兵甲曜威耳我軍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銳三軍不振矣乃遣存諭諸軍曰爾見此賊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活傭敗虛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禽獲足以為貨德威自率精騎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里是日獲賊百餘人賊度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元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於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唯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為施巧今壓賊營令被見我虛實則負勝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阻此二渠水彼若早夜以踞約度之吾族其為俘矣若退軍鄆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亦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曰景仁下令造浮數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鄆邑

晉符彥論知相州契丹入寇行營都監張從恩引軍退保黎陽唯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彥倫與軍校謀曰此夜紛紜人無固志百五疲兵安能守橋即抽入相州嬰城為備至曙賊軍萬餘騎已陣於安陽河北彥倫令城上揚旌鼓譟賊不足測至辰時渡河而南悉陳甲騎於城下如攻城之狀彥倫曰此虜將走乃出甲二五百於城北張弓弩以待之虜果引去



